

# 開學

9/1/2003，拜一。

整片高齡的榕樹，撐起校園火熱的天。風，與自己，形同陌路……

「樹的方向，由風決定；人的方向，自己決定。」

新學期第一天，愛說故事的女王又說著網路上陳腐的冷故事，還要學生一句一句地跟著覆誦，國二、國三的老鳥早已不鳥這一套，如同面對「唱國歌」口令般，報以鄙視不屑的眼神；而天真的新生，零零落落、左顧右盼羞赧地覆誦著，殊不知在稚幼的應聲中，自己在國中受教的方向，早已被人決定。好班的，可能多一些自私；壞班的，或許多一些自卑。表面上，雖被學校的私心隔閡，但是實質上，不管好班壞班，殊途同歸，都將在惡補與試卷中一起奔向人性的地獄。

女王正經八百宣稱，這是「兩段式常態編班」——但事實上，這是一種「偽常態編班」，狠狠將學生一刀兩斷，也將老師一刀兩斷。其實不只兩段，也不只兩斷，教育的道路與良心早已柔腸寸斷。這也是故事的內涵嗎？這也是故事的伏筆嗎？這也是……真討厭！偷偷躲在我頂上葉叢裡的小愛聽見我的心內話，在那兒嘮叨不停。我抬頭瞪了牠一眼，牠才閉嘴。

小愛，是一隻斑鳩母鳥，牠是我去年收容的傷鳥中唯一倖存的。順利野放後，我看見牠剛好就停在教學大樓頂孫文手書的標語——忠、孝、仁、愛、信、義、和、平中的「愛」字上，所以，我就叫牠「小愛」。牠是我如影隨形、要好的鳥朋友（呵，你不要不相信，牠真的是一隻鳥，你看，牠正向你打招呼……）。

就當女王在台上賣弄她的三寸不爛之舌時，班上一位瘦小同學突然起立來到我身旁，輕聲地說，要去上廁所。我雖還叫不出他的名字，但馬上就答應了，要他快去快回。

只見他仍站立不動，欲言又止。我問他怎麼了？他說沒衛生紙。「那向同學借啊！」。他說也借不到。我遂翻翻口袋，竟也沒半張。因開學典禮未完，我不便離開，想想，叫他去訓導處向留守的老師要。

於是，他匆匆忙忙離開隊伍，引起一些些注目。但很快又恢復平靜。

所謂的台上，其實不是高高在上的司令台，只是一張放在地上的普通的講桌，加上一個踏板而已，像極了街頭的肥皂箱演講。原因是，我們的操場不見了，變成新的行政大樓，原本的司令台瑟縮在它腳下，不僅無用武之地，根本是自慚形穢的蠢樣，快無地自容了。

集合改在一旁那排老榕樹下，已經好幾年了，學生平常就站在樹的兩旁，週會或像今日耗時較久的典禮，便拿童軍椅坐著聽講。這樣不用曬太陽，當然不錯啦，只是跟沒操場的缺點相較起來，全體師生都寧可有操場，因目前這樣的校園

活像個補習班或監獄，不過，我們並沒有選擇權，前任校長水雞，與縣府的長官大大，決定了這一切。

我又埋首於閱讀新生的基本資料。此時，一片枯葉忽然從空而降，我知道又是小愛在惡作劇。我不想理會，但卻有些分心了。我回頭瞄一下去年帶的、已升上國二的班級。他們仍有點蠢動，不過沒發現我低垂的眼睛。

上星期五，開學前的最後一次全校返校日，當我忙碌於新生雜務在校園穿梭，一群舊班的女生突然一起衝向我，邊跑邊叫邊笑，著實嚇我一跳：

「老師，老師，你為什麼不教我們了？是不是我們太吵……」

我笑笑，無奈回答：「當然不是！學校說我表現不好，所以把我換掉。」

「真的嗎？一定是騙人的……」她們七嘴八舌的。

我不知如何再說下去，對於尚不知大人詭譎多變世界的單純小孩。「好啦好啦！趕快回家去玩，下禮拜要開學了。」我以要影印資料為由，把她們支開。

她們走了之後，我內心頗不是滋味，有些酸楚。

我去年的班是後段中的後段，集合了各路三頭六臂的英雄好漢，教務處涂大主任還說：「怎麼會那麼剛好，難道張組長會故意這樣安排嗎？不可能的嘛！」

你看，說什麼鳥話，好個「那麼剛好」。這一年來，雖吃盡了苦頭，但我還是願意把她們帶到畢業，因為，人多少是有點感情的。

8月中，暑假過一大半，訓導處新上任年輕的鍾主任，打電話來，轉達學校的意思，說我無法配合以後寒暑假全面（強迫學生）上輔導課，所以不能再繼續當導師，他問我意見如何？

我說：「我不敢有意見，當不當導師我都一樣，做事只要不太過分，怎麼決定，隨便你們！」

我的回答，他未能滿意，更進一步詢問。我繼續嚴肅地說：

「當一個老師，我不會因學校對我不公不義，就把怒氣轉嫁到學生身上，我知道我的分寸，這是我的原則，我個人無所謂，但如果站在學生的立場，如果可以選擇的話，我當然選擇繼續帶上去……」

他說他不認為我帶得不好，但要回去請示看看。

過了幾日，鍾主任又來電，說校長說，不管如何，我就是不能繼續帶原來的班級，他建議校長要我重新帶一年級，我問他，至少要給個可接受的理由吧，他說，是我班上太多人要轉學，我說，這怎能怪我？這要怪學校的編班，這種班級，乖的、善良的同學常常要被欺負，要唸書的，變成是不合群，若我是這些學生，我也要轉學！他吞吐了一下接著說：

「我就坦白告訴你吧——你們班有家長要學校換掉你！」

「哪有這種道理？有家長說換老師就換老師，那我也要要求學校換教務主任，甚至要求教育局換掉校長……我不能接受這種理由！學校如果有這麼重視我們這種班的家長就好了，這家長倘若如此夠力的話，為何不乾脆將他的小孩轉到

好班？何況為了某一人的施壓，就犧牲大多數學生的權益，我非常不認同。如果我真的是那麼差，那我將要帶的新生不是更倒楣嗎？學校會放心嗎？」

我有點生氣問他，是哪個家長？我跟他溝通看看。

他支吾了半天，說：「反正學校意思，你不能再帶原來的班級就是了。」他向我保證，今年後段班不會再像以前一樣又分好幾段。我告訴他，去年學校也這麼說，但這跟換導師的理由無關。他意思好像是要籠絡我：「新的一屆會比較好帶呀」。

我不置可否，也不想為這事情，搞到全面翻臉。真正的理由，很難去探究，但我若拒絕，怕女王像之前水雞一樣的策略，就不讓我當導師，這樣，許多好同事勢必會為此眼紅，如果再放個小小的流言蜚語，有人或許就步巫碧瑩後塵，跟我反目成仇，那我的處境，又雪上加霜了……

反正，我被「留級」了。一開學，同事都這樣消遣我。

「有一隻青蛙看到一隻蜈蚣在走路，牠心想著，用四隻腳走路已經夠麻煩了，蜈蚣要如何用一百隻腳走路呢？而牠怎知該是哪隻腳先走？哪隻腳後走？接下來又是那隻腳呢？」

於是牠叫住了蜈蚣，並把自己的疑問告訴牠。

蜈蚣說：我一生都在走路，但從未想過這個問題，我必需好好思考一下才能回答你。蜈蚣站在那裡好幾分鐘後，竟發現自己連動都不能動了，用力搖晃了一下，就不支倒地。

牠告訴青蛙：請你不要再去問其他蜈蚣同樣的問題，你看，我都已無法控制自己的腳了……

同學們，星星不需看地圖就能依照自然的軌道在運行，如果給他們圓規，說不定反而不知何去何從，甚至會迷路，同樣的，人若對自己沒有信心，結果就會像這隻蜈蚣一樣，變得無所適從，最後連路都不會走了。

所以，同學們，你們雖然年紀小，也要學習用心在每一個當下，不必想太多，專心走路、專心吃飯、專心讀書……學校老師都是學有專長，都犧牲假期來跟同學上課，才領微薄鐘點費，若去補習班賺更多，他們不去，就是一顆愛心而已，我們鄉下地方，許多家長付不出錢去補習班補習，所以同學們要心懷感激……」

頓時，女王的網路故事說完了。

我抬頭穿過一顆接一顆的人頭往前望去，看見她正在做漂亮的收尾，嘴巴優雅的一張一合，顯然是受過美儀訓練的那種姿態，但也只剩一顆人頭掛在講桌上，遠遠看，有些縹緲，再遠，就是司令台與川堂間的細縫走道，突然間，我看見那隻經常在校園閒逛的黑色流浪狗，悠哉坐躺在那裡，時而搖一下尾巴，或煽動耳朵，朝陽剛好把女王的身影斜斜投射在上面，使得景深越來越模糊……那川堂，有一塊家長會捐贈的超大立鏡，作為與訓導處、導辦的屏風，鏡子上方剛好有根橫樑，上頭壓克力製的標語，寫著：「禮義廉恥」四個大字，而兩旁牆壁，

則貼著一副對聯，右邊是：「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」，左邊是：「當一位活活潑潑的好學生」，標語外的牆面，則是「文化走廊」櫥窗，作為各處室的公布欄，在新大樓落成前，學校若要各班幹部轉達事項，都會在此集合宣導……我又想起我後母班畢業後，帶的第一屆導師班，雖是後段班，有個乖乖的同學叫阿弘，我對他期許很高，竟然跑去廁所抽菸，「才國一，就抽菸，到國三還得了！」我氣到就在櫥窗前狠狠打他屁股兩大板……

我看見站在她左側的管樂班，人與樂器已經有些不耐了，東搖西晃的，剛剛他們吹奏完國歌國旗歌，沒事好久了，雖是好班，但有的人也交頭接耳起來，我想，他們越吹越沒成就感了，因唱國歌時，現在根本沒人開口，連女王也緊閉雙唇，只剩大聲公主任偶爾放炮似的喊個「三民主義，吾黨所宗」，搞笑一下就停格，甚至連吹國旗歌時，也看不見國旗，因為升旗台是在司令台正上方的大樓頂，以前可以驕傲地俯瞰整個操場的師生，如今只能低姿態仰望巍峨的行政大樓，但學生們聽見「升旗敬禮」時，也是被規定要舉起智仁勇三根手指致敬，只是頭頂一片茂密樹葉，看不見國旗，只能想像它緩緩上升的英姿，而樓頂的旗手，也要想像千人瞻仰的面容，這或許也算是一種教學情境訓練吧。

接下來，是涂大主任站上講台，報告二、三年級明後天要模擬考的訊息，接著又預告，9月底要再來一次跨版本的模擬考，只見學生們「啊！」一聲慘叫，眼淚差點從褲管流出來。

老師們都認為她瘋掉了，被考上校長的狂喜搞瘋了，才剛升上二年級就模擬考，這樣也就算了，還一個月內考兩次，不是瘋掉是什麼？

社會科老師搖頭搖得最嚴重，也最可憐，因為九年一貫改革以來，原本課程分科變合科，然而只是課程合科，教師還是分科教學，歷史、地理、公民，一週各只剩一節課，做半套的結果，造成教學都在趕課狀態，考試就玩掉兩節課，進度哪來得及？「上課恐怕要用飛的了！」有人說。

「沒參加輔導課的同學，暑假作業簿這週結束以前要繳交，沒繳的，依校規處分！」她繼續說：「下學期開始，就沒那麼便宜了，沒參加輔導課，就要你第九節留下來繼續加強……」

台下同學又「啊！」慘叫一次。只有新生還傻呼呼地愣在那邊，他們都還狀況外。為了增加寒暑假輔導課的參加人數，今年涂大主任，強迫不參加者一律要買書商的「暑假作業簿」講義回去寫，一本五十元，連不認識字的特教生也要買，參加者則不用寫，結果還是效果有限，現在又增加第九節的威嚇，效果有待觀察。只是，依法可以這樣做嗎？你知道的，國中才不管你教育的法不法咧，它只管你頭上的髮……

就在集合場一片嘈雜中，田僑仔帶著嬌妻大搖大擺地從我旁邊經過，眼睛還不屑地瞅一下我，我也冷冷回看他一眼。都8點半了，才姍姍來遲，今天還是開學典禮咧，虧他還是教學組長，由於他是三朝元老級人物，教務處幾乎是他在掌舵，女王也不敢對他怎樣。他老婆則是輔導室的資料組長，漂亮的身材臉蛋，全身都是名牌服飾與配件，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，與矮胖型的田僑仔走在一起實

在不搭嘎，但若再與他的賓士黑頭車並列，奇怪咧，就變得超搭的。

他的眼神會對這樣瞅我，是因我剛來柳中不久就得罪他了——喔，應該說我的 March 得罪他的賓士——第一學年期末，我就買了一部小 March 代步，沒想到它的命運與我一樣多舛，才剛牽車第一天，我要從倉庫中倒車移出，沒想到這款性能跟一般自排車不同，入檔時是沒動力的，想說怎麼不動，我就輕輕踩油門緩緩挪移，直到騎樓要下到馬路的交接，有個橫跨水溝的鐵架就卡住了，此時，我稍稍用力，它不動如山，再稍稍用力，仍是不動，於是稍稍用力，就咻一聲飛出去——啊！根本來不及反應，屁股就貼在電線桿上，凹進一個大洞——保險單還沒下來就要辦出險，真是的，新車咧，移動不到十公尺便撞車，這可能破了金氏世界紀錄。

修好後，誰知過沒多久，有一天放學，在學校停車場，我從車位倒車到那棵土芒果樹下迴車，當我換檔要前進時，猛然看見一輛黑頭車急速倒衝過來，我無處閃躲，第一時間便猛按喇叭，它老兄隔音太優根本沒聽見，為了保護駕駛座，我本能地將方向盤向左往前偏移閃避，持續猛按喇叭，結果還是被撞上了——賓士的屁股貼著 March 的右下腰，後門被強姦了。

還好人沒怎樣。下車後，才發現是田僑仔的座車，他一臉尷尬，他老婆一直向我道歉，一方面數落他的不是：「倒車怎麼都沒在看！真是的……」我不悅地回說：「我一直按喇叭怎麼都沒聽見？」

「歹勢啦！歹勢啦！」她又轉向他：「誰叫你音樂每次都開那麼大聲！」

田僑仔仍不發一語，一副屎臉，過了幾秒，便說：「你去修一修，看多少，我賠你啦！」

撞了人，還這種態度，我雖有點火，但見她老婆一直道歉，想到都是同事日後還要相見，就按耐住，若叫警察來處理，那備案過程挺麻煩的，好吧，既然要賠償修車費，我就答應私下和解了：「那我修完車，收據再給你。」

沒想到，當我修車完，還特別用會員折扣價結帳，拿著單據去找他時，他竟當場翻臉不認帳：「我的車要一萬多元修理費，你也有錯，所以各付各的……」

「啥物！我哪有錯？」我火了：「是你來撞我的，我當時車根本沒動……」

「你車沒動，就是違規停車！我每次都到那裡迴車，你的車不應停在那裡！」他大聲辯駁。

「違規停車？」我也大聲吼了：「拜託，我人還在車上引擎都沒熄火，我在迴車咧……」

「哪有迴那麼久，我以為你已經出去了。」他又詭辯。

「這跟迴多久是兩回事，好嗎？是你倒車根本沒在看，又開那麼快……」我見他又唸唸有詞雞雞歪歪，氣壞了：「要不然叫警察來協調好了！」

這一吵，吵到教務處的老師都圍過來看熱鬧，他們一頭霧水，想勸架又不知從何下手，欲言又止。

他大概見我態度很硬沒辦法拗，而水雞大概也快來上班了，讓長官看到這種場面，他也難堪……想了想，便伸手，一樣屎臉說：「拿來啦！」

我遞上單據，他看了看，馬上從口袋中掏出一疊鈔票，屈指算了算，最後還加上零錢：「總共四千三百八十元，拿去啦！」

他轉頭就走，單據故意不拿留在桌上，好像還故意擺著抗議的姿態。

其實，若真的叫警察來調解，也難處理，因為事故現場早已不存在了，不過，那棵土芒果會替我證明，它身旁，還有一棵龍眼，都是創校級的老樹，它們就位在停車場中央，週遭有一些空地沒劃車位，你若要一次完成迴車，都會倒車來此地，由於這裡有樹蔭，水雞當校長後，就高調把他黑色的 BMW 停在此，GB8888 挑過的車牌，看過就難忘——隨陽光變化的樹蔭，都是他專屬且獨特的停車格，沒人敢吭聲，也少人在意，因為，他是遊山玩水派的，經常不在學校，所以大家也照迴不誤，反而迴車時有種莫名奇妙的快感，越狠越痛快，這樣你就稍可理解，為何田僑仔倒車倒得這樣猛了……

唉，這就是田僑仔令人難忘的身影。

他是柳河鄉的土財主，在鄰鎮也有好幾間透天厝與套房出租，因職務之便，一有外地的新老師來，初次租屋處，幾乎一定是他家。誰敢拒絕啊，當家教學組長咧，嘿嘿嘿，如果你的課不想慘兮兮，或者還想繼續代課下去的話……其實以他的經濟條件，不用教書，光當包租公就過得爽歪歪了。

所以，你說，他會恨我嗎？可能連看到路上的 March 同胞，都恨得牙癢癢的咧。

快十年了，我的 March 都老了，他看我的眼神一點都沒變，倒是他老婆，遇見我總和藹可親地噓寒問暖，但前提是田僑仔不在場。

典禮結束了。鍾主任宣佈延長五分鐘上第一節課，學生解散了。

我在擁擠的人群中往辦公室移動，心裡想著剛剛去上廁所的學生怎麼還沒回來，難不成掉到茅坑裡去了？

此時，背後突然傳來熟悉的聲音。

「老師啊！」原來是去年舊班的小達：「閣來教阮啦！」他邊走邊說話從我身旁走過，他不太會說「國語」，這樣我反而覺得親切，我一直鼓勵學生說母語。我笑笑扯著喉嚨說：「是學校無欲予我教恁啊……」他沒停，我也沒停，擦身而過，聲音隨即被嬉鬧聲淹沒。

小達，是班上三個不識字中的一個，他最為老實，也最令人擔心，不過還沒傳出被惡意欺凌的情況，這種學生若沒出事情，在學校眼裡是不存在的幽靈，倒是另一個成績最好的女生常被欺負，內向用功的她，無法融入後段班嬉鬧無度的環境，下課總看見她，一個人獨自在走廊發呆，一開始被欺負也不敢講，後來是她媽媽打電話來跟我說，我才知道事情大條了。

學校真的有夠狠，挑得這樣精細，這班學習狀況差到不能再差了，名符其實的後後段，上課恐怕只有她全程在認真聽，才國一而已，真慘！

學年末，涂大主任特為我們國一召開「升學輔導會議」，其實是在推（tshiâu）轉班的事情，因是階梯式編班，每年都會把一些成績好的學生，順著階梯跳升，

當然有些根本是靠關說爬上去的，但她主要是著重在 A-跳到 A 班的討論，我們後段班導只是陪著看戲，我就很生氣拿著全年級成績冊向她噲說：

「這場會議好像都不干我們後段班的事，那我來做什麼？而且這些人都是內定好要跳級，就找我們來背書啊……我們班小茹成績都比 A-班中三分之一的人好，為何不能跳到 A-班？他們可以跳，她為何不能跳，只因她沒有背景嗎？」

說得涂大主任臉紅脖子粗，無奈之下，遂答應把每個後段班的第一名都調到 A-人情班去，「以示公平」。

小茹算暫時從被霸凌中解脫了。只剩小達，我仍有些牽掛，但又能如何？

遠遠，看見禿頭仔在籃球場另一側整理草木，那裡也有一排老榕樹，跟集合場上的這排，一南一北，都是創校時種植的，這是校園最美的風景，南側因平常少人活動，所以長得更茂盛，是許多野鳥的樂園。

不過，也因為較偏僻，所以有時會成為治安的死角，尤其靠東邊角落，那棟建築，一樓本是工藝教室，二樓是自然科實驗室，九年一貫後，工藝課不見了，自然科也忙著考試，哪有時間做什麼實驗，因此很快就淪為蚊子館，只有在社團活動時供管樂班練習使用，而樓前有個迷你籃球場，樓的左側有間戶外小廁所，專供打球學生使用，那廁所後面的圍牆上，就有一塊活動的磚，偽裝地嵌在那裡，學生都從此偷渡飲料進來，大家心知肚明，學校也知情，只是這「蟲洞」就這樣名正言順的存在，因外面那頭的商家，正是禿頭仔的親戚……

我剛來柳中時，他是總務主任，而後水雞當家，轉為教務主任，兩年後，涂大主任來了，女王害怕他風流成性又捅簍子，從教務主任又回鍋轉為總務主任。總覺得，總務主任最適合他了，忙碌在花花草草之間，卻樂在其中的面容，令人欣羨。他大概是全校最快樂的人了。

其實，我看見他就忍不住想笑，除了眾多光怪陸離的桃色緋聞外，我總難以忘記他的一件糗事：就在當教務主任第二年，他教某國三好班的數學，成績特好，好到也光怪陸離，分數遠遠勝過其他好班，因此很受該班家長的愛戴，尤其媽媽家長，常把他當偶像捧著，還有人私下請他去吃飯 Happy，弄得他如沐春風，心花朵朵開，誰知，當學生畢業參加聯考，成績出來卻超級悽慘，跟在校成績相比，簡直天堂地獄，原來之前，他都在模擬考前，巧妙地把題目隱在複習卷裡洩給學生，難怪聯考大敗！

之後，他被眾媽媽粉絲從禿頭罵到臭頭，還威脅要把他那些見不得人的緋聞貼在電線桿上，斬首示眾……

開學第一天，心情總特別複雜、躁動。回到辦公室，我急忙整理紊亂的桌面，至少要先清出一塊足以讓我小睡片刻的空間。忙碌中，我聽到窗外有人叫我，回頭一看，死囚仔，就是剛才去上廁所的學生：「我正要找 you，你怎麼去那麼久？」

我趕緊看一下他繡在制服的名字——「黃小虎」。

「老…師，你有沒有塑膠袋？」他低頭支支吾吾。

「塑膠袋，做什麼？」我問他：「你不是要衛生紙嗎？我叫你去訓導處要，沒有要到嗎？」

「有！」

「有就好，要塑膠袋做什麼呢？」

「不是啦……」

「什麼不是…」我有點厭煩：「你到底有沒有去上廁所？」

「我…」他吞吞吐吐：「我…到廁所，兩間的門都被踢破了，裡面地上都是大便，好噁喔，我不敢上…然後，就已經……」

「來不及了！」我恍然大悟，原來他已經瘵（tshuah）屎了，我克制想笑的衝動。

他點點頭，靦腆地笑著。

我趕緊找了一個塑膠袋，隨手抽了四、五張面紙給他，叫他趕快去處理處理，在這同時，我時常鼻塞的鼻子也瞬間充滿便便味……

「咕咕！咕咕！」我瞥見小愛在遠遠樹梢笑到翅膀不斷抽動。

「死小鳥！」我心裡罵道。

只見牠非但不停止狂笑，還學女王溫柔的國語向天空大叫：

「哈哈！樹的方向，由風決定；人的方向，自己決定；但是，只要我在，不管是樹是風是人，統統由我決定，當然包括學生瘵屎的方向……」

為了不驚擾同事，我放輕腳步快速走到屋外，「砰！砰！」用手當槍桿狠狠射向牠。但牠笑得更厲害了。此時，吾班那些在走廊玩耍的人，突然一哄而散，全進了教室。

真是的！我待會兒還要上課，沒時間跟牠玩耍。

其實，不同頻道的人，是看不見彼此的，我不是擔心小愛，牠再怎麼高談闊論，也不會有人聽見，而是怕他們把我當瘋子，那天阿星才在笑我，「又自言自語了……」，雖只要眼神看著小愛，不出聲牠也聽得見，但有時還是忍不住，話習慣性就脫口而出。

小愛棲息的樹的前方，正是吾班所在的方向，哈，這理所當然成為向他們示警的假動作，別人不會對我的舉措起疑吧。無所謂啦，反正，歹年冬厚瘠人。

當我要返回辦公室時，遇見巫碧瑩，就順便跟她反映門壞的事情，她竟說：

「我知道啦，上週五返校日被破壞的，我故意不叫人來修，要放一個禮拜看看，讓他們體驗一下什麼叫做自作自受——你要把門砸爛，有種你就不要大便……」



她沒說完，我就走人，什麼跟什麼啊，好像把我當犯案學生在訓話，只因我是放牛班老師，就愛屋及烏嗎？

邊走邊想，越想越有氣，真是的，才開學第一天就上火。

此時，猛然發現，前方連結舊跑道的斜坡，學校僱請的工人，正用鐵剪將恣意生長的金露花，剪成一條驕傲邪惡、吐著舌信的巨蛇……

當下，我心底不禁一陣陰寒哆嗦。這又是什麼樣的方向呢？